

# 中國少數民族志簡編

( 初 稿 )

下 冊

內 部 發 行  
請 勿 引 用

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編

1961年6月

# 佤 仂 族

## 一、概 况

佤仂族人口約20余万（1958年），主要居住在云南省滄源、西盟两县与中緬边界之間的佤仂山区。鄰近的耿馬、临滄、双江、云县、鳳庆、孟連、瀾滄、思茅等县也分佈有佤仂族，还有少数散居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境內。

佤仂山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溫暖，物产资源丰富。地下蘊藏的矿产有金、銀、煤、鉄等多种。森林面积广闊，树种很多，野生动植物繁殖其間。佤仂族人民开拓了山区谷地，种植稻谷，玉米、小紅米、蕎、豆、洋芋、高粱、棉花、麻、烟草、甘蔗等作物。

佤仂族的自称主要有“布饒”、“阿瓦”、“阿瓦洛”和“瓦”四种。佤仂是解放以后統一使用的民族名称。明、清以来汉文史籍所記載的“卡瓦”、“哈瓦”、“卡喇瓦”等都係佤仂的不同譯名。

佤仂語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瓦崩語支，有四种方言。过去佤仂族沒有文字，用实物、木刻記事和傳遞消息。帝国主义傳教士为进行侵略而設計的一套記音符号始終沒有为佤仂族人民所接受。1956年創制了拉丁化的佤仂文字方案，已試用推广。

关于佤仂族的来源及古代历史，汉文史籍記載甚少。根据現有汉文文献資料的初步研究佤、布朗、崩龙三个民族的先民都与古代“濮人”有密切的关系。在佤仂族中也有許多历史傳說反映其先民的来源及社会发展情况。近百年来佤仂族人民用鮮血写下了我国人民反帝斗爭历史中光荣的一頁。在英帝国主义进犯我国边界的历次事件中，不断爆发了佤仂族人民与各族人民共同捍卫祖国領

土、共禦外侮的反帝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佯僂山区，佯僂族人民在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时组成的十七部落联盟的基础上组成了抗日武装。在持续数十年的反帝斗争中，佯僂族人民捍卫了祖国领土，进一步密切了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关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佯僂族人民与汉族和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如明代进入佯僂山区的汉族矿工给佯僂族人民带来了大量的铁器，并传授了锻铸铁器和农业生产的技术。佯僂族开闢水田及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显然都係佯僂族的影响。佯僂族人民与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始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

## 二、解放前的面貌

解放前佯僂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佔总人口85%的佯僂山中心地区保留有浓厚的原始农村公社残余，佔人口8%的滄源县北部班洪、班老等部落已开始向初期封建社会过渡。佔人口7%的鎮康、耿馬、瀾滄等地則已經是封建地主经济，其社会经济情况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

佯僂族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行业有动物饲养、狩猎与采集。編篾、紡織等手工业生产多半供家庭消费。商业交换的形式主要是以物易物，初級市場的出现只有三、五十年的时间，是随着帝国主义傳入鴉片而畸形发展起来的。

佯僂山中心地区生产水平十分低下。主要农作物是旱谷与小紅米，蕎麦、玉米、豆类次之，水稻极少。铁质工具需靠汉族地区輸入，数量少，質量低劣。原始竹、木工具如竹耒、播种筒仍在生产中佔一定地位，畜力使用不普遍。旱地耕作大部分采取刀耕火种的方法。在劳动生产中有明显的性别与年龄的分工。由于頻繁的宗教活动、生产忌日及氏族、部落間的糾紛影响了劳动力的使用。正常的劳动力每年用于生产的时间一般只有一百七、八十天，除本身維持

最低的生活水平之外，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仅自身消費量的50%。

生产資料私有制基本确立，大部分的耕地和生产工具、房舍、牲畜、武器、生活用具屬个体家庭及个人私有。土質与耕作条件較差的荒地、森林、河流則屬村寨公有。在生产資料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耕关系极为普遍。共耕是两个（有时两个以上）由血緣或姻亲关系联系起来的个体小家庭同出土地、籽种、劳动力，平均分配产品。据西盟县六个村寨的調查，参加共耕的戶数在各寨总戶数中的比例最低为44.7%，最高为100%。共耕的籽种数在全部播种籽种量中所占比重最低为16%，最高达50%。大部分的农民一方面参加一組以上的合种組，一方面又进行个体农业生产。与共耕关系的原始互助、平均分配性質相同的“換工”、“借地”也同时存在。

在中心地区蓄奴的情况相当普遍，属于原始公社末期家长奴隶制的性質。奴隶数目不多，如西盟永广寨奴隶人口佔全寨人口2.4%，蓄奴戶則佔3%。奴隶受奴隶主的压迫与剝削，但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奴隶劳动在社会劳动中所占比重很小，如馬散寨奴隶全劳动只佔全寨全劳动力的3.3%，奴隶半劳动力只佔10.84%。僱工和借貸关系在佻僂山中心地区已經开始出现。有60%以上的貧苦农民在不同程度上要依賴帮工为生，富裕农民有24.2%—42%的籽种面积要靠僱工劳动种植。借貸利息一般是年利单利50%—100%。借貸与僱工关系中虽然有一定的剝削，但是数量不多，同时从主雇关系及处理債務的办法来看又掺杂着某些原始氏族公社关系的殘余。

由于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現，在农民内部已导致一定程度的貧富分化，有少数农民在土地与其他生产資料的佔有方面比一般农民优越，佻僂語称这些富裕戶为“珠米”。“珠米”除参加农业劳动之外还从事商业活动、兼放高利貸、僱工和蓄奴。“珠米”的出現和种植鴉片有着直接的联系。虽然“珠米”积累的财富大部分用于鬻牛、祭鬼，但同时也提供了剝削貧苦农民的可能性。

中心地区的佯僇族还保留有原始农村公社的残余。但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组织已经逐渐解体，地缘组织正在逐步代替原有的血缘组织。几个或十几个村寨组成一个部落，有一定的地域范围。部落是一个政治单位，也是军事单位。部落成员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和共同的宗教活动。每个村寨包括几个不同姓氏的家族集团，有类似氏族长的头人“阿朗”管理各种事务。各村头人组成部落头人会议，解决部落共同事务，遇有重大事件头人会议不能解决时即召开部落群众大会。

每个部落和村寨都有习惯法，处理洩露部落秘密、不参加集体行动、债务、婚姻等问题。违背习惯法者，轻则受头人和群众斥责，重则抄家、驱逐出寨。原始的习惯法对部落成员原来是一视同仁的，但是随着珠米经济的发展，习惯法对于不同财富、地位的部落成员已有不平等对待的趋向。

佯僇族原始血族复仇的观念较强。个人、村寨、部落之间的纠纷都可以引起血族复仇。近几十年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各部落间的械斗更加频繁，特别是在生产季节彼此加强戒备，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生产。

在部落组织的基础上，部落联盟已经发展起来。结盟是由于共同的利益，多半是临时性的。结盟的部落彼此平等没有从属关系。部落联盟在近百年来的反帝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父系制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是佯僇族社会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口传的父子连名家谱制度早已确定了男子在家庭中居于家长地位。佯僇族男女的婚姻是自由的，青年男女在成年后可以自由交往。结婚时男方需向女方送一定的聘礼。除幼子外，男子结婚后即与父母分居、成立小家庭。

中心地区的佯僇族在解放前还保持着比较原始的鬼神信仰，认为天地的神灵统治着人间万物和人的灵魂。有巫师称为“魔八”会占卜和唸咒，以此为人治病驱鬼。最重要的祭祀用具是木鼓，认为敲击木鼓即可通神灵。每个村寨都设有木鼓房，是宗教活动的中心。

每年，佻佻族都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于拉木鼓、祭木鼓、砍牛尾巴等一系列宗教后勁。据不完全統計农民一般每年在宗教迷信方面的支出竟佔收入的10—30%。有些村寨还要用人头来祭谷，祈求丰收。在生产和生活中禁忌也很多，都是和鬼神信仰有直接关系的。

滄源县北部班洪、班老等部落的社会生产水平和佻佻山中心地区基本相同。生产关系的特点是享有政治特权的部落“王子”（大头人）具有某些領主的性質。“王子”对部落土地有最高的所有权。部落成員需向“王子”交納“租課”、“烟課”、“門戶錢”以及每年服一定时期的无償劳役作为“佔有”和使用土地必需承担的义务。与共耕、借地等原始協作关系存在的同时，租佃关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部落“王子”除在經濟上形成了貢納制度外，也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治制度，有法庭、監獄和脫离生产的常卫队。“王子”及其亲貴形成了統治集团，統治和压迫广大的貧苦农民。

由于階級剝削因素的存在，宗教迷信的浪費以及民族压迫的結果，貧苦农民生活境遇十分悲慘。缺粮情况严重，有60—80%的农民每年缺粮三至六个月，經常以野菜、野菓充飢。用玉米、小紅米，豆子等杂粮煮成的烂飯是上等食品。盐巴极为珍貴，只有在年节时才能嚐到。佻佻族住的是离地一公尺左右、竹、木結構的草屋，沒有窗戶，室內陈設簡陋，貧苦农民家中除了一口鉄鍋和几件破旧的小农具之外別无长物。屋子的中心都有以三块石头架起的火塘，用来做飯和夜間取暖。妇女着桶裙、对襟上衣，男子着黑色长褲、对襟上衣，但貧苦农民衣着很少，往往赤裸着上身，也无被盖，不得不常年烤火以禦山区寒气。在“珠米”家庭中，牛头骨是特殊的裝飾，每次剝牛即在門前豎立相当于剝牛数量的牛角樁，並將牛头骨擺設在室內一定的地方，以表示其富有。貧苦农民无力剝牛祭鬼，只有在头人，“珠米”剝牛时才能分到一些肉食。

佻佻族人民性情純朴，勤劳而勇敢。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无窮智慧，不仅在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同

时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佤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许多优美的诗歌、故事、寓言、传说都带有韵律的口头文学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娱乐中的即兴创作。音乐和舞蹈是群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主要的乐器是木鼓，击鼓者用粗细不同的木棒敲打出不同音阶的声音。青年男子大都擅长吹奏葫芦笙和口琴。随着缓慢的音乐节拍，男女围绕成圆圈，有节奏地向前方走、半面向左转、顿脚三步轮转起舞。舞蹈集会青年男女选择对象的机会，常常是日以继夜地举行几天才结束。

### 三、解放后的新面貌

1949年12月云南省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边疆，先后解放了澜沧、镇康、双江、耿马、孟连、沧源等地，佤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获得了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佤族人民走向了无限光明的幸福大道。但是象佤族这样一个保留着浓厚原始公社残余的民族，如何在其原有的社会经济阶段上以更为迅速的步伐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奔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细致的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充分研究了佤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引导佤族人民向社会主义社会飞跃。

在解放初期，由于佤山地处边疆，情况复杂，开展工作极为艰巨。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死亡，犹作垂死挣扎；同时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窥伺我国领土不断进行分裂活动，因此不论在佤族内部或佤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都存在着隔阂和不团结现象。基于这种情况，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与工作队继续开展对敌斗争。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少数民族的反动本质，揭露帝国主义与一切破坏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与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1951年党和毛主席派遣中央民族

訪問团到民族地区进行訪問。訪問团到达佯僂山区传达了党和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深切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放各种救济物资，帮助佯僂族人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自1953年起佯僂族分佈的各地区即根据国家法令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佯僂族人民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級政治協商會議，通过代表表达佯僂族人民的意願和管理国家大事，充分保障了佯僂族人民平等的政治地位。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我国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民族干部的成长，人民觉悟的日益提高，佯僂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問題便列入了日程。从1954年到1956年佯僂族聚居的地区先后建立了孟連佽族、拉祜族、佯僂族自治县、耿馬佽族、佯僂族自治县和西盟佯僂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自治地方的成立是佯僂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社会生活的各面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显著的是民族关系的巨大改变。在反动統治时代佽族、拉祜族的統治階級都曾不同程度地压迫与剝削过佯僂族人民，然而佯僂族、佽族、拉祜族三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联合自治，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間的团结信任与相互尊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民族关系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佯僂族与汉、佽、拉祜各族人民之間的大协作打破了民族界限，团结得更加紧密。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共同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新风尚和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正在不断成长。

在佯僂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使佯僂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管理起自己的事务来。在党的培养下，民族干部不断成长，佯僂族已有一千多个本民族干部。如滄源1953年民族干部已佔干部总数的35.45%，西盟县已占60.93%，其中絕大多数是佯僂族。随着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成长，党在佯僂族地区开展了建立党、团組織的工作。到大跃进时，佯僂族干部中已有50%的人加入了党、团組織，这样就更加有利于貫徹执行党的各項政策和決議。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和党在佤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此基础上，党根据佤族的社会发展和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各地佤族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

佤族人口10%弱、主要和汉族、佤族杂居的镇康、耿马佤族地区，也就是封建地主经济已经发展的地区，党采取了先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然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佤族人口90%以上的地区，包括西盟、沧源、耿马、孟连、临沧、澜沧等县佤族地区，也就是保留原始公社残余较多的地区，党采取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即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帮助下，“大力扶助他们发展生产和文化，直接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结合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不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革运动），帮助他们逐步地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直接过渡并不意味着没有阶级斗争或者取消阶级斗争，而是必须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加强党的统一战线，使佤族地区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得到彻底的改革。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党在佤族地区贯彻了两项重要的经济措施。首先，党和政府大力扶持贫苦农民发展生产。通过发放无偿的山区改造费、银行低息贷款和救济款，解决了贫苦农民对口粮、籽种、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的需要。如西盟县在解放后的几年中，由政府发给救济粮270多万斤，籽种40多万斤，耕牛四百多头，农具折价十余万元，山区改造费147万多元。同时党和政府大力发动群众兴修水利、扩大水田面积、增加复种面积、改良工具以及提高耕作技术等等。以这些有效的措施达到增产、增加贫苦农民收入的目的，使贫苦农民摆脱债务、僱工等剥削。其次，党和政府在佤族地区积极发展国营贸易，大力收购土特产，大量供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农民生产上的需要，改善了佤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国营

① 参見汪鋒：我国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貿易机构的鞏固和发展使广大群众摆脱了私商掠夺性的不等价交换，消滅了富裕农民“珠米”和部分头人一項重要的剝削手段。

1954年在工作基础較好的地区，佤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組織互助組。1955年和1956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的形势鼓舞下，佤族人民积极要求組織起来。党根据云南边疆地区及佤族地区具体情况，提出了“普遍发展互助組、重点試办合作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針。在佤族地区建立互助組、合作社时充分注意到民族特点，如在生产資料的处理方面，土地入組、入社一般都不取报酬。

在互助組成立初期，佤族群众对互助組的性質認識不足，有些群众以佤族原有的“共耕”、“換工”来衡量和理解互助組，如有些互助組不計劳动工分、集体出工集体做，做完一家又一家，由于各家劳动力、耕地的数量、面积不等，使貧苦农民吃了亏。有的群众認為評工計分、計算劳动日是很害羞的事，不合乎佤族的傳統习惯。少数富裕农民和头人则利用这些情况进行破坏。經過党的耐心教育，使佤族人民克服了原始平均主义的思想，認識了互助組的劳动、分配原則的积极意义，从而使互助組正常的发展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佤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截至1957年絕大多数的佤族农民都参加了互助組。佤族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群众克服了原始“共耕”的分散、复杂、多角关系对生产展发的障碍和在单干时人力、畜力的不足和技术上的困难，生产大大展发，生活日益改善。从产量来看，互助組一般比单干时增产15—30%。各县試办的佤族合作社增产的幅度更大，1956年比1955年增产40—109%，1957年又比1956年增产40—60%。如西盟县窩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員在单干时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粮食才255斤，1956年建立合作社以后增加到586斤，1957年已达到750斤，将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在1958年大跃进中，合作化与农业生产双双跃进，以充分的事实証明了党的直接过渡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合作化运动

中，佤仂族人民不仅发展了生产，完成了民主改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从原始公社越过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社会飞跃。

解放以来，佤仂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先进民族的帮助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佤仂族人民的社会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特别是1958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各地大跃进形势的推动和鼓舞下，又经过了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佤仂族人民在1958年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佤仂族地区的大跃进从兴修水利、大搞积肥运动开始，继之以大办工业。生产大发展促进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合作化高潮又促进了生产大发展，形成了生产、合作化双双跃进的局面。

在1957年以前佤仂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已经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 大跃进中各项建设事业更是一日千里地发展起来。1958年初，佤仂族人民干劲冲天，掀起了以水利、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的高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提高了觉悟的群众一破再破原定生产计划。如沧源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三次突破开水田的指标，原计划定为四千亩，经群众讨论后增加了1倍，但最后却完成了四万亩，比原计划超过了10倍。开种水田是佤仂族人民在农业生产跃进中最突出的成绩，在解放以前佤仂山中心地区几乎完全没有水田，农民也从来没有种过稻谷。截至1959年佤仂族主要聚居区西盟和沧源两县已共合开水田68,050亩，是解放前水田总数38,324亩的1.8倍，这样就逐步改变了佤仂族农民只种旱地，不种或很少种水田的情况。在大跃进中群众开水田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家都说：“土块再硬，没有我们的手硬，石头再坚没有我们的意志坚。”就是以这样坚强的意志佤仂族人民破除了迷信，提出了豪迈的口号：“向神鬼算账，向大自然进军”。各地频频传来的水、肥战线上的捷报是前所未闻的。西盟县的佤仂族人民在高达二千多尺的西盟

山上修建了一个可以灌溉数百亩水田的水庫。滄源县新修的水利可以灌溉60,000余亩水田。由于大兴水利，侬族人民在1958年战胜了了几十年未曾有过的干旱取得了丰收。

在大搞水利的同时，群众性的农业技术改革也广泛开展起来。在兴修水利中广大群众学会了打砲眼、爆破法、測水平和取石方等等。滄源县賀南乡的侬族創造了一次点火連爆一百多砲的最高紀錄。岩帥区的二十多个侬族妇女不怕男子的譏諷嘲笑克服了种种困难，学会了打砲眼的技术，經過苦学苦鑽从最初每人每日打0.35公尺提高到一公尺多，趕上了男子。侬族人民不仅丢弃了原始的竹木工具，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而且还創制了打谷机、圓盘耙等几种新式工具，提高效率两倍以上。在农业技术方面，提前了节令，推广了溫湯浸种、栽小秧、合理密植、泥水栽秧、栽淺水秧等科学方法。这和侬族人民过去多少代以来普遍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相去何止千里？农业八字憲法的貫徹，农业技术的改进，不仅意味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是侬族人民敢于打破陈規陋习，以革命的精神跃进再跃进的结果。如西盟地区侬族不再用人头祭谷，而代之以开田积肥，在1959年栽插节令提前二十多天，普遍做到二犁二耙，施了底肥，庄稼比往年长得都好，秋收结果比大跃进的1958年又增产了20%。

随着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侬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兴办了工业。在侬山区里，适合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各种小型的工厂如磚瓦厂、陶器厂、农具加工厂、肥料厂、付食品加工厂开始兴建起来。1958年着手修建的侬山第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已经开始发电，給侬族人民带来了光明。侬山区工业的出现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却意味着侬族人民已经永远结束了沒有工业和沒有工人阶级的历史，侬族人民已经不再是一个不会冶铁的落后民族了。工业的出现对侬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侬族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工人阶级，而且为侬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佯僳族地区的生产大跃进促使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在大跃进中广泛的互助协作突破了狭隘的单干观念和原始农村公社制的残余，加强了集体主义思想。在大跃进以前，沧源县只有38个初级社，入社农户821户，佔全县总农户的6.2%。在大跃进中，入社农户增加到6615户，已佔全县总农户的48.5%。西盟县在大跃进前只有九个初级社，入社农户201户，佔全县总农户的2.23%，在大跃进中入社农户达到2000多户，已佔全县总农户的26%，参加互助组的佔总农户的14%。此外，分布在澜沧、孟连、耿马、临沧、双江等县的佯僳族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大跃进以后佯僳族地区合作化运动迅速地稳步地发展着，广大佯僳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鞏固和发展合作化所取得的成績，以积极的行动争取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早日到来。

1958年，与工业、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相适应的是商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事业也大大发展起来。如沧源县1958年商业零售总额达到487万余元，比1957年增长了34.29%。商业部门为了适应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供应了各种工具五万余件，化学肥料五万余斤，口粮130万斤，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农村产品收购总值达到55万余元，为1957年的4.48倍，等于1953年至1957年收购总值的242%。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成份在商业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大大增加，由1957年的59.16%上升为78.41%，在商业中国营贸易已佔绝对优势。在大跃进中，交通运输空前地发展起来。佯僳山区，特别是中心地区过去村寨、部落之间很少联系，有的甚至连路也没有，大跃进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山间小道加宽了，有的还修了土马路，如劫省至沧源县城60余里长的公路，经过群众四个月的苦干终于修通了。沿佯僳山边缘地区从澜沧至双江、凤庆至镇康的公路也在1958年动工兴修，这些公路的修建对进一步繁荣佯僳山区的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回顾解放前夕，佯僳族社会还没有脱离原始农村公社的发展阶段，生产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佯僳族人民自己描绘当时的情

景有“五多”：“餓飯的多、借債的多、幫工的多、穿爛衣裳的多、生病的多”。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生產天天向上，人民的生活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隨着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變。侬侬族人民糧食收入年年增加。如滄源縣1953年平均每人有糧才293斤，1958年已達到每人有糧900斤。西盟縣1959年糧食產量已從解放前平均每人200斤增加到680斤。永阿柳社的社員在1959年每人收入糧食710斤，平均每人有衣服四套，每戶有棉毯三至四床。

社會購買力的提高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具體表現，滄源縣1958年社會商品另售總額比1955年增加了將近4倍。過去侬侬族人民不知道什麼是牙刷、肥皂，也沒有看見過電筒、鞋子，而現在這些東西都變成了最暢銷的貨物了。銀行里也開始有了侬侬族人民的存款，1958年滄源縣銀行儲蓄金額達到61,256元比1957年增加了4.8倍。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侬侬族人民生活面貌的改變，飢餓、貧困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生產大躍進和合作化高潮的到來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迅速改變了解放前文化落后的面貌。侬侬族地區小學教育從無到有，逐步普及。截至1960年滄源縣已有小學30所，侬侬族小學生5,000餘人，63.5%的適齡兒童都已入學。在大躍進中還興辦了全縣第一所民族中學，根據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為侬侬族和各族人民培養青年一代的新知識份子。與學校教育發展的同時，掃盲工作也大力開展，解放以來，已有八千多名青壯年摘掉了漢文文盲的帽子。在掃盲運動的基礎上，各地還興辦了業餘小學、業餘中學。隨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在侬侬族地區第一次出現了書店、文化館、俱樂部，還有體育和各種文藝小組也紛紛建立起來。為了提高侬侬族人民的科文學化知識，電影放映隊深入侬侬山區，在滄源縣1958年看電影的就有20餘萬人次，說明了電影是有力的宣傳教育工具，也是侬侬族人民喜愛的文藝形式。

解放以来医药卫生工作的成就也是极为显著的。从解放之初党和政府就多次派遣医务工作人员爬山涉水到佤山区这为佤族人民治病，不仅解除了群众的疾病痛苦，也为推动当时的民族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1957年在佤族分佈的各县、区先后建立了卫生院、卫生所，並有巡回医疗队经常往来于村寨之間送医送药上門，降低了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几种主要的傳染病也基本上能够控制了。在大跃进以后，各县又增設了卫生机构，还培养了大批佤族卫生員。群众性的清洁卫生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佤族人民积极地除四害、打扫环境卫生、修建厕所、畜圈。据滄源县在1958年的統計，在大跃进中就修建了厕所4,200多个，牛欄4,500多个，猪厩4,900多个，清除垃圾肥料14,000多斤，将这些数字与情况对比过去的佤族人民的卫生习惯，可以說是一次革命。

解放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随着群众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識的不断提高，許多影响生产和社会进步的陈規陋习被破除了。过去佤族崇信鬼神，受迷信思想的束縛很深，凡事都要祈求神鬼，每年浪费于剽牛祭鬼的人力、物力是十分驚人的，如西盟地区的佤族每个劳动力每年浪费于宗教活动的時間平均在50天以上，耗費的錢財竟佔收入的三之一。更严重的是由于砍人头祭谷引起村寨、部落和民族之間的糾紛，影响了民族关系。在生产大跃进中，广大佤族人民看到了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力量的无比强大。但是从迷信到不迷信，从靠天吃飯到人定胜天、人定胜鬼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和艰苦、細緻的政治思想教育。如西盟地区的佤族人民过去对鬼神的迷信最深，“獵头”之风也最盛，广大人民经常陷于恐怖与戒备的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发展，影响了民族关系。在大跃进中西盟县中課区党委亲自种試驗田，以事实来教育群众。巫师魔八說开水田、施肥都有鬼，区委就在魔八的田边开了一块水田，大量施肥，深耕細作，結果产量超过魔八的收成3.5倍还多。这样就使群众信服丰收不决定于鬼神，而在于深耕、施肥。通过活生生的事实的教育，群众認識到砍人头祭谷地是剝削階級統治人民的手段。群众都說

“过去砍的都是窮人的头，从来没有‘珠朱’的头，庄稼长得好，要靠自己劳动，决不是靠老天。”还说：“敬神敬鬼砍头祭谷多少代了还是沒吃沒穿，七禁八忌什么也沒有得着，只有耽誤生产，共产党来领导我們发展生产，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于是，过去“獵头祭谷”的迷信破除了。侬侬族群众不再“獵头”，还把过去供的人头丢掉，把人头椿也剷除了，祭鬼的牛角了，牛尾巴椿都用火燒掉了，同时还出现了妇女犁田、忌日出工等新气象。这些变化在侬侬族人民的思想上是—次巨大的革命，进步的思想终于战胜了千百年来約束人們意識的迷信，侬侬族人民向鬼神宣战的口号充分体现人已經不再是神鬼的奴隶。解放了思想的侬侬族人民更加发揚了原有的勇敢、勤劳、純樸的优良品質，树立了敢想、敢说、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也在不断形成。

解放以来，侬侬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已經大大地改变了旧面貌。侬侬族人民经历了自己历史中最不平凡的十二年，它不是一般的时间尺度，而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侬侬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績是正确貫徹执行党的政策的結果。它標誌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偉大胜利。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照耀着侬侬族人民前进的方向，侬侬族人民全心全意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以更大的跃进、更豪迈的步伐与汉族和各族人民一起奔馳在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上。侬侬族人民衷心爱戴自己的救星和恩人毛主席、共产党。赤誠的心意用不着更多的語言来表达，在侬侬山到处揚溢着这样的歌声：

“……魚靠水，树靠根，

我侬侬靠的是毛主席。

小孩靠娘养，小鷄靠娘暖，

我侬侬靠的是共产党……”

侬侬族人民永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断前进！



## 畬 族

### 一、概 况

畬族自称“山哈”或“山达”（即客人的意思），約23万多人，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六十多个县市的部份山区，以福建、浙江两省人口为最多。福建省有12万多人，主要分佈在福安专区的九个县内；浙江省有10万多人，主要分佈在温州、金华两个专区的十多个县内；分佈在江西东部铅山、贵溪两县和南部兴国县的有2,000多人；广东省有1,500多人，分佈在潮安、海丰、大埔、增城、惠阳、博罗等县。安徽省宁国县有500多人。

由于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畬族分佈非常零散，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一般都以几十户的村落为聚居点，四周围绕着汉族村庄，有的则和汉族杂居在一起。

畬族的語言屬汉藏語系。各地畬族基本上講汉语的客家方言，但在广东地区的极少数畬族还使用着接近于苗瑶語族苗語支的語言。畬族沒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畬族分佈的地区屬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到处蒼山环绕，畬族比較集中的閩东地区，有太姥、鷲岭两个山脈伸延开来，遍佈全境。蟠結横亘在浙南境内的主要是括蒼山脈的南延和洞宮諸山。在粵东境内有鳳凰、罗浮、蓮花三个山区。畬族居住的山区都沒有較大的河流，但到处溪流迴繞，溪水奔流出谷，短而急湍，可用作水力資源。

气候大部份屬於副热带，溫暖湿润。山区冬季較寒冷，但霜期很短。一般全年气温約在攝氏15度左右。雨量充沛，全年雨量約在1500公厘以上，宜于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以稻谷、番薯、大麦、小